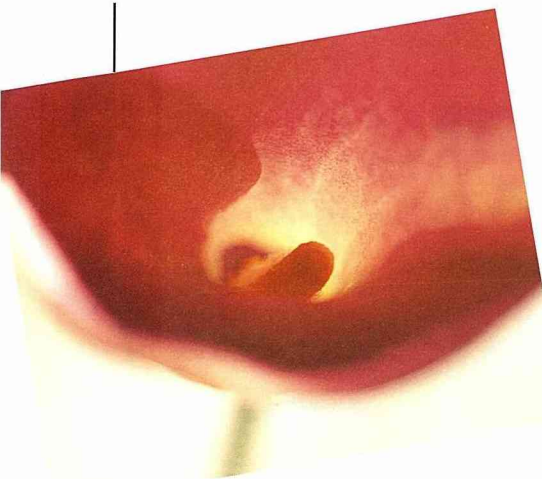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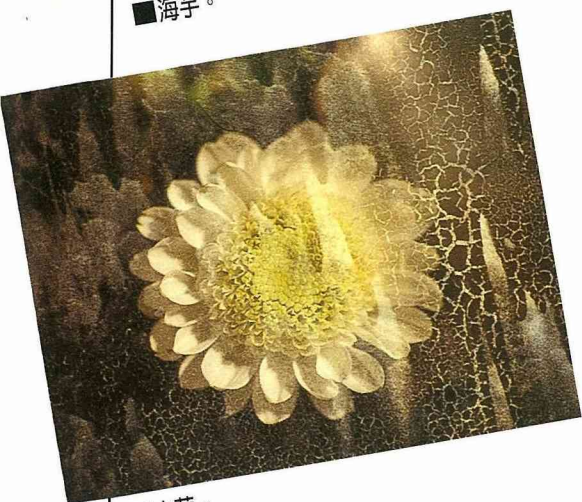


生·活·園·藝

以自然為師，用心 捕捉花顏巧語的陳志文



■海芋。



■小菊。



■扶桑。



「有一年我從師大帶回來一株多肉植物，種在頂樓，也沒有特別照顧它，有一天突然發現它開花了，高興的讓我在樓上整整拍了二天，結果被老婆罵神經病！」「太太也不喜歡和我一起出去玩，因為我可能突然看上一個花園，然後待上一整天，只是為了拍一兩朵花而已。」

35歲，說話速度非常快的陳志文，對鏡頭下的花花草草卻是非常有耐心，在工作之餘，以之為題材創作的攝影、繪畫，佔去了許多時間，還多虧家人的諒解和支持呢！

「攝影師征服膠卷，畫家征服畫布」，陳志文則想征服兩者。這位在25歲即以「昆蟲記事」一文獲得時報文學新詩首獎的青年，在得獎後，反倒不再投注於文字的創作，而以攝影畫面更直接的表達內心世界，近年亦無師自通的開始油畫創作，將花花草草賦予一個又一個的故事。

會以植物做創作內容的人，似乎在從事創作之前，就先種下了種子。志文也不例外，除了從小就喜愛種花、畫圖之外，自嘉義農專園藝科畢業的背景，讓他對花草植物始終比別人多一份感情與熱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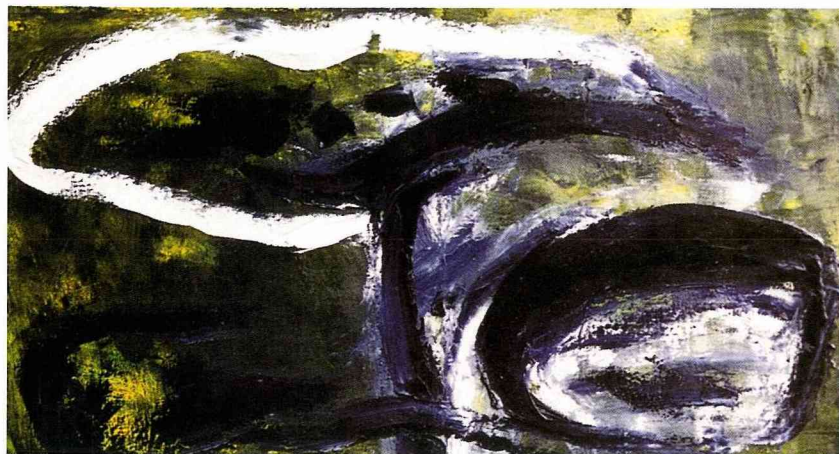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對文字的駕馭力，畢業後的工作方向倒是一直沒有和園藝扯上關係，而是在廣告公司、

設計公司或出版公司等文化界打轉。10年前因為寫一些報導的東西，希望有畫面來配合，而拿起相機，從以街頭景象、人物動作為對象，開始摸索攝影的領域，至近5年間認真的用花卉為攝影創作內容。

他的攝影作品有時會以近照的手法將花朵變幻為區塊的流動與變化，有時故意的轉動花朵，拍下植物不確定的容顏，或是重覆曝光，交錯不同的影像。他說：「其實拍花是為了為畫畫作準備，將花的顏色與線條當作畫筆，將膠卷比做畫布，因此出現的東西和純粹的『生態攝影』完全不一樣！」他認為，太寫實的東西就像塑膠花，看久了會膩，抽



■陳志文。



■ 萌。



■ 人和花之間沒有什麼差別，從發芽到凋零，其實是一樣的；因此將此畫名為「鏡花緣」。

象一點，想的空間更大，所以他的作品一直帶有一點神祕的味道，有一些故事性，讓人多一些想像。

他喜歡野地的花草，不經意發現的美麗，並帶有隨緣的意味。拍花在自然陽光下的嬌媚，

在生命軌跡中變動的姿妍。未來3年，他計畫跨入「樹」的表現，他說，好看的樹年齡通常很大，我們就像小孩看大人一般仰望它。如何得到自己滿意的作品，將是志文對自己的挑戰！

3年前，志文重拾童年的希望，拿起畫筆無師自通的畫起油畫來，3年間累積了三、四十幅。雖然自己並未將內容限於植物，但不自覺的它們就常出現在畫布上。志文的油畫比攝影作品更加抽象，色彩、線條表現出創作者背後的心思，而至於觀賞者究竟看到了什麼？是不是欣賞？其實他不是很在意。所以志文說，這條路他走得沒有負擔，有沒有人知道他這號人物並不重要，偶而作品成為公眾印刷品，打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為的只是「負責」，而非「知名度」。

「誰也不能為誰道出四季最美的部分，因為大自然把機會給了每個人。」以自然為師，志文還寫下了許多「花顏巧語」。他以自己的方式，訴說了他以為的，自然與人、與生命的互動和關係。

文／沈安麗 花藝設計／林靜文

聽見百合的歌聲

百合花在春天裏散發著淡淡的香味，這種潔白的鐵砲百合是我最喜歡的百合品種。

找2個長方形的花器或可以盛水的盒子，外圍貼上路旁撿來的樹葉，容器中放入插花用海綿，將百合花高高低低的垂直平行插在海棉上，拉一些小春蘭葉

帶出輕輕的線條，再用小石子鋪在海綿上即可。容器上的葉子可以用廣告顏料塗一點色彩，增添春天的氣氛。

伸長了脖子的百合花，像不像唱著合聲的小天使呢？

